

中國土地一支雄渾溫厚的歌

·謝惠香

讀「月光河」

讀司馬中原的作品，一個最直接的感覺是心快口快筆快，字質結實，擲地鏗鏘而有彈力；看他的文章，想見其爲人，必是氣性乾爽，腸路直通。鄉野味與民俗味已成了他作品中極顯著的標格，濃郁的民族風貌像深沉的烙迹，刻蝕在他所有文章的肌理中，是中國土地一隻雄渾溫厚的歌，歌的韻律與章節的起伏都是生命歷程最真誠懇切的體悟。

「月光河」書分四輯——古老的故事（包括寒夜等12篇），月光河（包括寄遠等9篇），檢遺集（包括蟋蟀等5篇），歷史的配樂者（包括拾級而登等12篇）。作者自謂：「這個集子最能顯示出我生命成長的痕跡；我藉着它召喚記憶和印象，藉着它標明我的心志和願望，每一個篇都凝有我的生命情感。」

第一輯「古老的故事」個人認爲是本書的精華，「寒夜」一文又可看作這輯的總綱。因爲作者在北地故園的童年生活與浪泊天涯的感悟，都慣於在「寒夜

」的燈下，以幽長的思維與勤耕的筆去「展拓記憶，尋拾許多可貴的遺忘，使生命像刺繡精緻細密，百采紛呈。」此外，在章法佈局上，第一輯有許多篇章表面上雖然是獨立的，却又彼此有着聯絡相應的線索。單篇看，結構密栗，串連看，又處處有呼有應，堪稱是小篇章組連起來的大篇章，不僅是平日喜愛散文的讀者可饜足的豐宴，更是程度稍好的中學生咀嚼賞析的最佳範文。這樣巨大的聯絡相應和層次，形成散文結構中精彩繁複的筆致。同樣的意念不斷重現，但文字的表達不同，富變化而不冗煩，創就一番散文的大氣象，這種大氣象非如椽之筆怎得以運作而生？在第二輯裏也有類似的「結構連」出現，如在「夏之雜拾」他寫道：「把若干星零的印象拼合起來，便能看得出古老斑剝的生活顏面，彷彿那就是大地的臉孔。」在「印象」裏又說：「百年後，我們留下的，會斑斕成一面會道出蒼桑的古壁麼？抑或是事如春夢，了無痕

跡呢？能刻進人心裏去的就不再是浮面的風景了。」

「月光河」這本散文集兼有數美：剛陽俐落的健氣中自有其溫潤之意，大筆揮灑的是壯闊豐厚，重沉沉的時空背景，細筆點染的却盡是畫面上跳動的聲音與顏色。他寫遼闊水秀的沼澤，也寫綠柳、鳴蟬、紅蓮、白鵝、紫菱、金紅飛點着沼面的蜻蜓；冰樣的雲……等明媚瀏亮的景物，在在顯示出他的筆馳騁的不僅有生命莽莽蒼蒼的豪氣，也有鮮豔活潑的意興點滴。再者，作者筆調快，節奏感強，人間百味體驗在詩質的文字中反覆展現。當他寫雁的時候，難免帶出鄉關離亂之情，却又筆鋒一轉，敘述起雁的習性，以及鄉人如何利用它來獵雁，短短一段文字，讀來令人驚心悚慄，誰知下面扶筆再起一段：

「這是很殘忍的故事，也許有些人能從這故事裏體悟到若干人間的事吧？獵雁人故意晃動一下火摺兒，用火光騙得哨雁鳴叫，然後匿伏不動，讓雁羣怨怒哨雁，對牠失去信心，這不是明顯的離間法麼？」

照眼一驚，好似沉鐵落定，令人感到一種「飽的鑿足」。可能有人會以為這一段太亮，沒有留給讀者深思的餘地，是不必要的衍筆；其實不然，散文和詩不同，雖然文字都必須壓縮精鍊，但散文的意旨要求比詩顯白，如將詩味比作生米，散文應是熟飯，唯其如此

，司馬中原的筆力是剛健萬鈞的：「對雁知道得愈多，抬眼再看秋空，見着雁陣時，心裏便多了一份沉重的繫掛……而奔波如雁的人們，在亂離中，一樣被狹者當成獵物，心中便迸出一聲雁唳。」

他的散文是感性與理性的平衡，有一種質而不野的堅實之美，讀他的文字痛快，除了由於鄉土民俗風味而覺得熱忽忽的親切外，恐怕就是這種特殊的風格所致吧。一艘的散文多半失之在「軟」，或過分輕靡細碎，有的則好自畫古典高貴的形象，只有司馬中原，坦蕩蕩一片漢子襟懷，剛柔相濟，無一得之失，一直是磊落、抖擻、精神的！第四輯的「弈趣」一文有許多作者的自嘲，漂亮爽脆，令人哈哈大笑！

北方童年世界的錦繡，惹人嚮往的民俗風物，金魚缸碧梧桐的院落，春日蠶桑五月榴火，倚閭的母親，遲緩微帶淒涼況味的更聲與叫賣聲，征途的白月寒霜……匯聚成「月光河」的浩浩湯湯，是奔流開展在中國風土上一片赤誠的感情，各種說不盡況味的喜樂與悽愴：「只有在徐徐蕭管的悲音中去領略，去緬懷了」——月光河！

作者：司馬中原
出版社：九歌出版社